

■ “烽烟运河岸·铁骨铸彭城——寻访运河支队抗战路”系列报道

他们，在运河两岸书写一段段抗战传奇

浩气长存天地间，运河支队抗战英雄的故事让人动容

本报记者 蒋新会 李权 祁淑彬 张雷

初冬时节，天高云阔。位于贾汪区江庄镇的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内，一面印着“运河支队抗日烈士英名录”的鲜红墙壁前，胡大荣将军之子胡金华驻足良久。“1939年，父亲以八路军115师后方司令部司令员的身份，提出组建运河支队的构想。”“正是像运河支队指战员这样的革命先辈无畏牺牲，才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幸福生活。”当日，胡金华向纪念馆捐赠了胡大荣将军生前获得的奖章及使用过的物品，为那段烽火岁月补上了鲜活注脚。

英名录上，400多个名字熠熠生辉，每一个名字，都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近日，记者通过实地探访挖掘孙伯龙、陈诚一、王脉凤三位英烈的战斗故事，还原他们以生命践行信仰的赤胆忠心。

孙伯龙：毛毯见证家国情

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内，展柜中一条毛毯静静陈列，细密的绒毛间，仿佛还留存着90余年前的温度。这是运河支队首任支队长孙伯龙的唯一遗物，见证了他从新婚燕尔到血洒疆场的赤诚岁月。

孙伯龙，原名孙景云，字伯龙，山东省峄县四区（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官乡）人，牺牲时年仅39岁。

彼时的孙伯龙，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青年才俊，与烟台才女葛伯华琴瑟和鸣，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划破宁静，民族危亡之际，孙伯龙毅然辞去国民党峄县党部书记长职务，变卖祖产购置武器，召集百余名爱国壮士组建抗日武装。1939年隆冬，他率队汇入八路军115师。1940年元旦，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正式成立，孙伯龙扛起支队长重任，率队在运河两岸书写下一段段抗战传奇。

“杜庄首战告捷、塘湖智取扬威、利国铁矿巧袭制胜……孙伯龙在抗战中先后参与大小战斗40余场。”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党支部书记胡军英向记者复盘了那场堪称经典的朱阳沟战斗。1940年10月，敌人向朱阳沟发动猛烈进攻，孙伯龙沉着果断指挥部队迎敌。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部队成功打退敌人20余次进攻，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伪400余人。当晚，在副支队长邵剑秋的策略下，部队顺利突围。

然而，英雄的征程在1942年戛然而止。1月2日清晨，一场惨烈血战在涧头集毛楼村打响——500余名日军、1000余名伪军突然包围村庄，时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孙伯龙率少量部队断后，掩护大部队转移。他身先士卒指挥突围，不幸中弹牺牲。“行军时，这条毛毯搭在马背上；风餐露宿时，它就是御寒的被子……自结婚起，毛毯便一直陪伴着孙伯龙，是他绝境中誓死守卫家园的见证。”胡军英感慨道。

“这条毛毯里，藏着母亲对父亲的无尽思念。”14年前，孙伯龙之子孙继龙将这份珍贵遗物捐赠给纪念馆时，红着眼眶说道。2014年，孙伯龙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孙继龙作为抗日烈士遗属代表，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观礼。如今，展柜中的毛毯静静陈列，供后人瞻仰，成为传承抗战精神的珍贵文物。



王脉凤铜像。本报记者刘冰摄



生讲述运河支队的英雄故事。胡军英向前来参观的小学生讲述运河支队的英雄故事。本报记者刘冰摄



陈诚一兄弟俩的烈士证明书。陈诚一之孙陈庆昌展示陈诚一兄弟俩的烈士证明书。本报记者刘冰摄

王脉凤：巾帼无名树丰碑

“铁骨铮铮，可歌可泣！”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内，面对英烈王脉凤的铜像，运河支队老战士高平之女高华东动情地说，“我父亲常说，没有王脉凤，就没有夜袭贾汪战斗的胜利。”高华东的父母高平、徐刚，曾分别担任运河支队的卫生员和宣传员。高平曾三次自费为运河支队刻碑，他捐赠的“运河支队抗日纪念碑”上，清晰镌刻着王脉凤的英名。

王脉凤，山东峄县杜安集（今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杜安村）人，运河支队情报员，被日军活埋时年仅22岁。“1940年8月，运河支队二大队决定夜袭贾汪伪矿警队。当时，王脉凤以给炮楼里的日伪军洗衣服为掩护，暗中为我军传递情报。”胡军英介绍，运河支队侦察参谋谢绍唐在她的协助下，多次进出贾汪，摸清了敌军的驻防部署。

夜袭行动前的午后，王脉凤端着洗衣盆来到城外小河边。两名戴着“席甲子”（一种用高粱粘皮等材料编成的六角凉帽）的运河支队战士悄然来到河边，将短枪藏进她的洗衣盆，由她顺利带回镇里。当晚，这两名战士便潜伏在她家，等待出击信号。

零点时分，运河支队指战员里应外合，突袭伪矿警队驻地。不到一小时，战斗便结束，共俘虏数十名伪

军，我方无一伤亡，取得重大胜利。第二天一早，恼羞成怒的日伪军展开大搜查，两名战士遗忘在王脉凤家的席甲子被搜出，她的身份就此暴露。

“她牺牲时，大家都叫她‘胖张嫂’，连真名都没人知晓。”前不久，在贾汪区大泉街道大李庄村，王脉凤的外孙闫桂亮老人接受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采访团采访时，声音哽咽地回忆。日军对王脉凤施以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咬紧牙关，未吐露半个字。最终，日军在贾汪北隅的干土塘挖了大坑，面对死亡，王脉凤竟从容跳下，反问敌人：“我头朝哪‘睡’？”

“胖张嫂”的真实姓名是什么，“王脉凤”这个名字又从何而来？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运河支队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的童邱龙与昔日战友编写《运河支队抗日史略》时，经过数月寻访终于确认，她是山东峄县杜安集贫农家庭的女儿，17岁被卖给地主为妾，不堪欺辱后带着女儿逃回娘家，随后自愿加入抗日队伍。因她姓王、属“脉”字辈、小名叫“凤”，老战士们郑重为她定名“王脉凤”。“从此以后，她被称作王脉凤。这虽非她的本名，却是永载史册的英名。”胡军英说，“抗战时期，还有许多这样难以查证的无名英雄，他们不该被忘记。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就要让英雄们英名长存！”

陈诚一：巨梁桥畔铸忠魂

1940年，28位英勇不屈的运河支队指战员，在巨梁桥（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境内）惨遭日军屠杀，年纪最小的仅有16岁。运河支队第二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陈诚一便是其中之一。

陈诚一，原名陈立信，字仲孚，又字诚一，今贾汪区大泉街道宗庄村小李庄自然村人，牺牲时43岁。

在小李庄自然村中部，一处挂着“一门双英烈”牌匾的院落，便是陈诚一的故居。院内有一座两层小楼，堂屋正中悬挂着陈诚一兄弟的两份烈士证明书，下方摆放着一个红坛子，里面装着从巨梁桥遗址周边挖回的泥土。“这些泥土来自爷爷战斗过的地方，带着他的气息。”陈诚一之孙陈庆昌说。

“爷爷陈立信和四爷爷陈立任，都是运河支队战士，都牺牲在抗战期间。”53岁的陈庆昌指着家中珍藏的《运河支队抗日史略》，还原当时的历史。1940年，运河支队夜袭贾汪伪矿警队取得胜利后，又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接连打了多个胜仗，日军对这支部队恨之人骨，调集数千兵力展开“扫荡”。

“10月11日拂晓，战斗首先在涧头集南侧的库山打响。日伪军先后从南坡和东坡发起猛攻。”陈庆昌说，我军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直到黄昏时分才撤出库山，分头向运河以北地区转移。陈诚一原本已先行游到运河北岸，可等了许久仍不见渡船返回，放心不下战友的他，又折返南岸指挥战友分批渡河，他当时下令：“党员干部留下，让战士们先渡河。”最后一批指战员成功渡河后，不料又遭埋伏，部分人员选择隐蔽在巨梁桥附近的村民家中休息。“没成想，这些指战员被汉奸刘善云发现并扣押，其中10名是共产党员。”说起当时的情

景，陈庆昌痛心疾首。

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陈诚一始终一言不发。敌人又审问其余战士，一无所获。第二天清晨，日军将29名战士捆住手臂，押至巨梁桥。当敌人寒光闪闪的刺刀逼近时，陈诚一高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随后被刺倒在运河里。日军随后对其余战士展开屠杀，当时，有一名小战士趁敌不备，纵身跳进运河。但是敌人朝着运河疯狂射击，此后，他再也没有浮出水面。人们始终不愿相信他已牺牲，总盼着他能活下来，因此便称为“巨梁桥二十八烈士”。

“爷爷牺牲时，我父亲才3岁多。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爷爷和其他战士的事迹。”陈庆昌说，“爷爷生前还救过一个饿晕的流浪儿，把他养在家中。这个孩子后来成为战斗英雄，他就是朱孝春。”朱孝春因1945年出色完成炸毁韩庄运河铁路大桥的任务，被授予“爆破勇士”的光荣称号。

据统计，抗战期间，运河支队共有400余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因为心怀“保家卫国”的共同信仰，他们在运河两岸筑起血肉长城。

如今，巨梁桥因河道拓宽被拆除，当地政府在遗址旁立起纪念碑。宗庄村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蜜桃之乡”，3000多亩蜜桃成为村民的致富果。宗庄村党总支书记吴飞介绍道：“当年陈诚一是我们村第一个党员，他传播革命火种、带领民众打鬼子，我作为现任村支书，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贾汪境内的大运河依旧东流，暖阳洒满河面，那些镌刻在英名录上的名字，那些回荡在故道旁的故事，早已化作不朽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在天地之间。